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八

制科

萬曆三十八年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畫一天下之大法而後上下之紀綱肅必有貫徹天下之真心而後上下之命脉通何謂大法名實相稽威德相御下不得有煩嚣之國是而上不至有壅遏之國成此宇內之大同也不可以假借者也何謂真心堂陛一德宮府一體上不以積疑爲

攬權而下不以積威爲奉職此君心之眞同也不可以假襲者也有法以運用其心則人主之心源曉然分布于宇宙言之上宣也如吾喉舌令之下流也如吾臂指而天下帖服於風行草偃之化有心以宰制其法則天下之治理井然受象於君心言之有是非也君心不受其兩岐令之有通塞也君心不開其旁竇而人主坐制其繩聯絲制之機古之帝王不綜核而言路自清不振勵而廟謨自定以君心之眞同成宇內之大同君之惠澤流而臣之悃誠達濃仁厚化

蔚爲太和其道端不外此藉令法不求其大同則言有異指令有異門人主置天下於有同有異之域而天下不得同藉令心不求其眞同則君與相異心君相與天下異向人主先置其心於互同互異之域而天下且不得不異是故天下之治者天下同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君心同而天下無弗同也欽惟我　皇帝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天德獨純於乾健具大有爲之略景運方撫於日中應門深拱而天災譴告小心時凜于握氷王几遥臨而朝事紛紜獨斷常洞于觀

火憫直北之大祲則仁先四民不惜留稅以賑
畿輔怒滇南之失律則威行萬里行將傳首以
慰昆明春秋鼎盛氛孽削平千載一治也老成
在位宵小屏跡又千載一時也猗與盛哉以此
登三咸五流唐漂虞可計日待矣乃猶不自滿
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上嘉皇虞三代之盛
言底績令從風而以輓近之混殽廢閣者穆然
引咎責躬願與二三元老共襄同德一心之治
臣草茅賤士新從遠方來望日就雲夢寐不敢
忘其敢無說而處於此臣竊惟天下有太防二

議論與詔令是也議論之播騰也在下而所以
司其氣機決其關竅者則屬之于上故有形在
下而下不得衡操者議論也詔令之傳宣也在
上而所以導其血脉應其條理者則屬之于下
故有權在上而上不得臆逞者詔令也議論之
先有神焉以主之忽而澄清忽而橫潰其故不
可以口耳揣也故古之畏言者必取喻於防川
川之決也乘於一隙而奔於莫禦則主議論者
重詔令之表有幾焉以制之不脛而馳無端而
過其故不可以耳目求也故古之重令者必取

象於渙汗汗之渙也出之則順而反之則逆則制詔令者重詔令無關於議論也而議論之一起一伏有因詔令而息亦有因詔令而滋者詔令爲端而議論爲之委也議論無關於詔令也而詔令之一純一駁有得而爲議論坊亦有失而爲議論叢者議論爲矢而詔令爲之的也斯二者省則俱省煩則俱煩行則俱行格則俱格在上在下皆若有使之然者而莫知其所以然蓋自古以來固然矣以唐虞極治之會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當此之時言不聽於無

稽治必期乎從欲何感乎羣言何憂乎梗令哉而讒說殄行至震驚於朕師苗民逆命猶待化於干羽蓋議論之難清而詔令之易格如此又况漢唐以來類多雜伯雜夷之治雖綜覈可以息羣言削牘可以驚萬里亦惡足以爲今日獻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田閒廓清宇宙其於政務之幾微民情之委悉與夫人材國運之盛衰隆污莫不蚤見而灼計之朝廷之上有職掌無議論有議論無是非每一詔下薄海內外爲之心戰而股慄蓋郟鄏之鼎卜年者旣二

百餘而　高皇帝神武式憑猶一日也肆我
皇上又以篤生之聖嗣服承休主勢尊國勢强
東征西討威靈赫然八襲九重神明旁燭固宜
垂裳端拱之化遠繼唐虞近符　高廟矣而人
心浮薄國論紛呶議論未必屏息詔令未必奉
行誠有如　聖制所慮者臣嘗觀今日之議論
矣懷顧忌則事事類於寒蟬瞰機關則人人託
於鳴鳳彼蜀我雒朝縣暮跖皁囊白簡盡如捉
風何議論之為也臣嘗觀今日之詔令矣宮禁
未必行之於部院部院未必行之於郡邑溫綸

讓德於夏雨嚴旨遜威於秋霜連章累詔盡如
掛壁何詔令之爲也臣以爲以寡言省議論議
論之似省而實煩者此也如欲省之莫若先使
議論之明彼所攻擊者爲事也必剖白其事之
根株彼所黨伐者爲人也必嚴核其人之儔黨
彼爲引繩批根之言以劫衆而行其私吾以公
論裁之彼爲函端匿跡之言以疑上而傾其敵
吾以明斷決之有疏必答有覆必行下有部院
大臣之職掌而上有　聖明之批發何嫌何怨
何鯡何黨議論之途明而議論之曹破矣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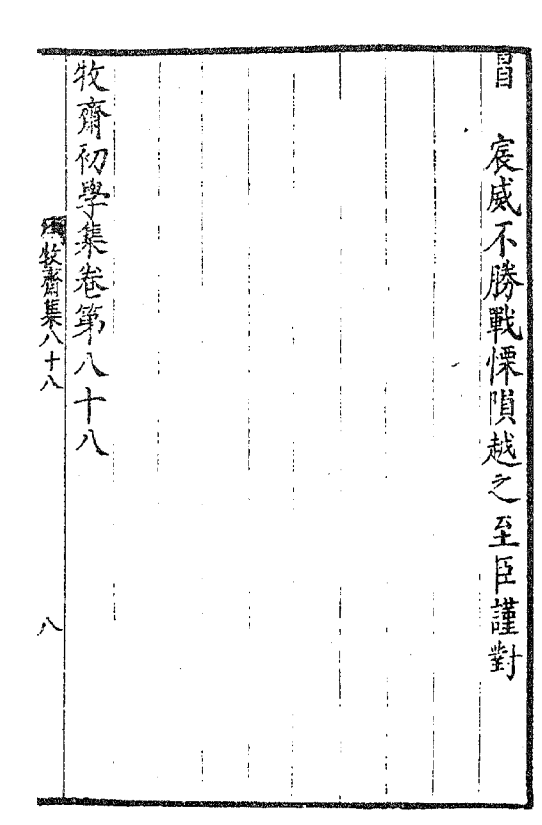
爲以空言行詔令詔令之似行而實格者此也如欲行之莫若先使詔令之信守令之貪殘當先厲苞苴之禁而貪風可懲封疆之破壞當先正失事之誅而邊臣可警逢掖之囂陵無已也臺省之尋戈𥌒林者無乃導其先路文章之怪誕日甚也章奏之射覆褻數者無乃樹之前茅嚴爲章程勤爲批發令前必無不明不昧之言而令後必無可貸可輕之罰何蓋何藏何趨何避詔令之源約而詔令之流順矣臣竊以爲清言路正國體莫先於此而又非其本也　聖制

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求治之本一言蔽之矣臣姑無遠引　先朝盛事如左劉右戴從容夜分爲千秋美譚者即　皇上御極初亦嘗以優崇召對倚毗重臣而其人亦能以彊力把持天下葢六事疏中所稱省議論重詔令者一時綱擧目張班班可考則君臣同心之效可見如此矣自玆以後諸膚輔之紹述者但用其餘威緒謀摶擊言路牢籠私人而未聞稍爲社稷計諸臣之伎倆才品與夫傾危委靡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於是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

易用舍舉錯務爲一切不可測以勝之而天下事幾不可爲臣以爲宜亟自今日迈之矣平臺煖閣晝日延見無徒以中旨慰留也訓儲卜相旦夕舉行無徒以留中羈係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以慶賞刑威歸之　主上而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上又以其股肱耳目共之於臣下君心下濟而臣心上行議論自省詔令自行豈事吏張治具乎哉臣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游曰歷代君臣同德一心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大哉　王言眞所謂以

君心之眞同底天下之大同綦隆盛治度越千古而我　皇上所宜羹牆祖述者乎抑臣又有獻焉臣嘗誦唐陸贄之言曰人主智出萬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炤羣情有先事之察此數言者英主喆辟多受其病而　皇上固萬無是也然以臣愚管窺今之綱紀未肅命脉未通天下未盡大同者則以　皇上聰明神斷無時不用而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耳贄之言儻亦非無當乎書稱堯德則曰稽於

衆舍巳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
禹湯之所繇興則曰禹拜昌言用人惟巳故能
無我者始能同人而獨智自賢之主雖欲同德
一心其道無繇也伏惟我　皇上虛心以諮訪
耆碩大必以茹納臣工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
月不用威而人畏之如雷霆天地交而歲功成
上下交而理道立此可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不
然今天下亦多故矣所恃者惟上下同心庶可
無棟撓軸折之禍而　皇上又以獨智絕之患
豈止於議論煩詔令格而巳哉臣不識忌諱干



旨

宸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九

制科二

萬曆三十八年會試墨卷

論一首　表一道　策五道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論曰王道必本於無欲非無欲也以天下之欲爲欲也夫天下大矣民生其間知勞而不可規表測也力横而不可約束繩也人主安能一一均調之劑量之而曰必以天下之欲爲欲豈其舍廣廈細旃之奉而貶損其躬以爲窮簷蔀屋

討哉聖王之道執大象而天下往不先乎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巳之欲則先儒所稱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者蓋盡性之旨也請推言之人各以性盛心以心盛欲欲也者感於性而竅於心其微無形而其危不可圉聖王與天下之所總也欲之初萌也如爝火之始傳欲明欲滅而不可撲也其漸漬而來乘間伺隙如積火之消膏不自覺也其內引而外射也如火之燎於原流金泐石而莫可控揣也纖纊塞耳則不聞鐘鼓一塵眯目則不見丘山片欲翳心則不辨

白黑欲之爲我有而累我亦大矣而况人主之身立于四累之上而隔于九閽之内威福爲之轡御好惡爲之毛羽一切聲色貨利娱心極慮之事爲之釣餌而射的吾欲念一萌而天下已有市吾欲而進者人主厭縱其欲以亂百度而天下與人主日隔宵人射聲忠賢匿影人主重襲而不自知天下吞聲而無所訴而天下事乃不可爲矣聖王乃伏而思曰天下之人五方異宜四海異俗廣川大谷異居剛柔燥濕異氣有好必有憎有愉必有拂天下人各有欲也豈獨

人主且人主以一身司牧億兆人哀樂慮歎無不寄命於人主善御者之於駕也馬體調於車人心適於馬御者之心不自用而為馬用而人主獨能外天下以成其欲乎然則人主以天下之欲為欲者也人主安得有欲惟人主不以天下為欲而自以其欲為欲吾目欲選色而天下憔悴轉死者吾不見吾耳欲流聲而天下呼籲道旁者吾不聞吾口欲爽味體欲重裘而天下木食鶉衣者吾不恤天下瘁瘵焉人苦其生而又何賴於人主為夫數者之欲非庸主有之而

聖主獨無也聖王之欲即庸主之欲又即天下人之欲而特其見有公私量有廣狹爭於一念之轉關而已是故天下有覆盆向隅不敢望天者則天下之目苦不得視而吾之欲色者詘矣天下有呻吟歎息危涕相告者則天下之耳苦不得聽而吾之欲聲者塞矣天下有結轖底滯無生人之樂者則天下之痿痺苦不得伸而吾之欲甘美者卻矣深宮曲房嚬號笑舞進斯民於應門九重之內而徹一心於閭閻畎畝之下斯所謂以天下之欲爲欲與封已一膜者迥異

乎而要之聖王非無欲也蓋善用其欲者也鄉令巳不欲色則天下之憔悴者誰見之鄉令巳不欲聲則天下之呼籲者誰聞之鄉令巳不欲口體之適則天下之鶉衣木食者誰憫之而誰恤之節嗇其形勞苦其神自以爲能繩約吾以就天下而其與天下之心隔于凑理則巳久矣然則聖王之所爲有欲者乃其無欲之至而其所爲以欲從天下之心者不過自從其心而巳當其時人主之欲回環旋復於一世如斗柄之所指四時寒燠各順其令而天下寄命於人主

如中衡而致尊過者斟酌焉各得所欲而莫知其所以然一以爲家人父子一以爲心膂手足人主無欲以天下之欲爲欲而天下亦無心以人主之心爲心故曰不先乎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已之欲此聖王盡性之術也雖然治欲亦難言矣大抵膚主之欲依附於情習之内而英主之欲飄忽於理氣之閒夫欲至飄忽于理氣閒者規從不及攻治不至急之則遁緩之則伏其與天下之心相拒最微而相隔最錮則惟有聖賢盡性之學足以破之故英主必不可使不知

學而引君格心其權又屬之大人人主治其欲而後可以通天下之心大人能自治其欲而後可以通人主之心其始也以欲從天下而究且天下從欲以治此又盡性之本不可不亟講者也

擬

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廷臣謝表萬曆二十七年

伏以皇心忽轉聿修實政以祈天帝德旁

敷暫撤空儲而濟國春溫　天語頻紓數載之
屯膏雨渙　王居大暘一時之解澤軍民禔福
中外傾心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民爲
國之根本而兵乃王之爪牙八政攸關六官並
重　國家建都三輔藉右扶左翊以賁　神京
而屯戍九邊設內營外衛以雄重鎮兵農棊置
鎖鑰固於北門糧餉灌輸轉運資於南極充都
奉邑生聚何止于十年投石超乘訓練不忘于
千日蓋培養係　累朝之德而干城實一代之
基也自礦稅相仍於遹年致繹騷日甚於內地

告緡迭起榷利無方金石窮搜奚止貢珊瑚之樹貂璫橫出不須勞獬豸之冠赤地蕭條盡是含冤於中使黃封絡繹何曾介喜於　天顏徒以羣小之紛紜遂致　帝心之震恐自南徂北非旱即霖焦土鑠金誰禳四日之魃懷山拔木頻舞一足之羊飛蝗蔽天捐瘠蓋地東南負劍肉之苦嗟彼奧區西北起剝膚之憂念玆上國閭左之災荒如此卒伍之流離可知野無青草之儲牂羊誰托邊有黃花之戍牧馬不肥釜甑生塵猶懼怒捉人之吏兜鍪如洗豈堪逢宿飽

之胡千里汚萊計已窮於霽露肘三邊精銳智徒出於脫巾弄赤丸而縱橫半作潢池之盜臥綠沉而怨詛誰當紫塞之雄仰屋計臣歎一籌之莫展籌邊司馬補萬牘以何裨雖運際泰寧朝廷方撫虞淵之日而災當陽九草野或憂杞國之天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治法無私貞同得一璇臺八襲垂裳想像於六宮綈几九閽前牘震驚於萬里念公私告匱之日借箸良難且軍民交瘁之時燃眉何繼遂以一年之稅額肆爲萬姓之恩膏蓋謂本非惟正之供取無藝以充

內帑不若即寓蠲租之意留有餘以散民間二分給軍知水火之允迫一分議賑諒升斗之非虛德意風行頌聲雲起疏觀郊野頓息鴻鴈之哀鳴逖聽邊陲已見熊羆之踴躍父老扶杖觀風相慶於溝中壯士挽弓貫月競傳於塞外雄馴四境太平可與桑麻馬立千門警急無虞烽火此皆繇我 皇上克備 大君之德廸知小民之依初緣國計空虛設開利孔於採取今以 天變警戒遽騰 明詔于捐除始悟攫金剖璧之徒病國已延於數載從此投珠抵璞之令崇

朝且遍於四方蓋非徒　皇上不世之仁抑亦
高廟萬年之賜也臣等目擊時艱心懷國恤
流民可繪叩閽無當於　嚴君竊祿何能恤緯
自慙於嫠婦思汲黯之矯詔空負鬚眉念韓滉
之餉邊莫伸指掌驚逢曠典仰悉宸謨下臣無
待伏蒲之勞高天已沛潤朽之澤向來否塞皆
臣子自失於格心此日恩施知　君父不難於
啓牖喜極淚零歡抃愧集伏願益虛咸炤恒繼
離明足食足兵節五材之用厚生利用修六府
之功念輦轂之反裘劬勞甫息彰遐荒之竭澤

疢痡宜瘳弓掛扶桑繼民不見兵之盛事粟陳紅朽致天不愛道之休徵咸五登三快覩巍巍之治蘘六爲七行看永永之傳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第一問

今之扼腕而計國者宮府釜鬵邊陲伏戎敝舌綴牘不下數十萬言人主亦愁寘之耳恬不動色而明問獨以安危大勢總挈之人心則愚嘗深惟標本之計而重有慨矣愚覩二百年來莫捏杌如二正之季而國祚卒晏如泰山者二正

之季內孽於權奸外孽於强虜逆藩天下騷騷
動矣而二季之主僅以狗馬蹴踘輕裘挾瑟之
好生禍患於眉睫未嘗有深知獨力隔絶天下
之腠理而壅廢　祖宗之法度故天下之心有
厭亂而無喜亂輕於發亂而亦易於救亂乃今
日則異是　主上神明獨運妖孽削平自謂已
安已治矣而上自三輔下自百粤民心若摇摇
然無所維繫者有亂形而無亂徵者二正之季
是也無亂形而有亂徵者今日是也乃今之憂
亂者動則曰　主上不親大臣不信羣臣奏請

不行帑藏不發即拊心碎首計畫無復之耳愚以爲不然千金之子駕巨舟而游於江湖衝風破浪檣傾楫摧舟子長年爲之號呼涕泣慮無不立返者今誘　主上以操舟而下不任舟子長年之責有是理乎愚以爲今之民所以不治者上不以實政課下而下不以實心應上大臣過於自疑而小臣惴於自爲有職掌而無操柄有體統而無精神名爲刻厲實則叢脞耳　上御極初有以管商之術秉國成者其人雖任智力刼持天下然一時尊主權核吏治循名實省

議論晝然可觀後之紹述者變操切而塗澤反
綜核而模稜使天下事不斬廢亦不勸行能者
無所見長不能者無所見末積頹積廢以有今
日則救弊之方亦大略可見矣惟是公卿輔弼
之臣盡洗其惜身顧名畏首餘尾之念爲　天
子振刷紀綱圖維命脉令出惟行毋以掛壁藉
口名期責實毋以塗飯貽譏而後內之臺省部
寺盡戢曠林之戈外之監司守令各去樸滿之
智一德一心以民生國計爲事則　上心不難
轉移而瓦解之勢可無作也不然諱言振飭而

猥以調養爲事譬之放舟於瞿塘不迴旋避險而棒土以實其漏爲之舟子長年者不亦太短智乎卽欲如明問所稱爲　主上引過者又何塗之從也雖然愚又有感於二正之事也已巳之變于郭諸能臣戮力內外北轅始歸當　武廟南巡天下岌岌矣王守仁擁强兵據上游逆瑾慴伏莫敢動令天下不幸不爲二正之季耳朊一旦有事卽有諸臣者出誰能假以事權寬以文法乎哉愚之鼠憂過計蓋有不能釋然者執事亦笑其爲衡是言否也

第二問

性不可以言也言性者如以勺取水以指得月必破其所執而後可無執則隨言皆性言性固性也結而爲習動而爲情作用而爲才種種皆性也有執則隨言皆執雞鳴夜氣非性也舍習而才舍才而情舍情而言性善亦非性也請因是而發言性之旨大抵聖賢之悟性必徹於無而証性必根於有性可悟不可言言者爲未悟者指迷也非爲已悟者標悟也令之論性者皆宗孔子性相近之言夫性渾然太極也太極本

於無極陰陽未分淑慝未判何相近之有葢亦就天命之粹於氣質者微指其端雖不落感物而動者而亦未及未生而靜以前相近亦非性初也子思直指天命似稍露本原而歸根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亦借感物而動者以指點不容言之機耳至孟子而性學乃大著矣發源孔氏引繩百家而斷之曰性善然不能直指性之何者爲善也曰情亦可爲善云耳曰才亦未始不善云耳即言夜氣言雞鳴取証益廣標旨極員卒未嘗執善而即爲之性也何也性太極

也太極渾無善惡是爲至善動生陽靜生陰則善惡之幾伏焉善與惡偶均不可執爲性猶陽與陰偶均不可執爲太極也然太極雖分陰陽必以純陽爲根性雖分善惡必以至善爲根習相遠而性必不相遠以此耳自孟子之宗旨不明言性者執善爲性而不究其所從來於是義襲之學起矣不知天下有見性之善善即性也有執性之善執即非性也忠一也比干爲自靖自獻而令尹子文弗與廉一也伯夷爲求仁得仁而陳仲子弗與事功一也伊尹周公格於皇

天而管仲弗與豈非見性不見性之別乎爲善而不歸於見性將一切揣合名行摹倣聖賢以似溷眞以眞藪僞俗學起而本性隱矣是故因善而悟性則可執善而忘性則不可悟此善於性而還歸太極則可歧此善於性而墮落陰陽五行則不可程伯子有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可言者皆感物而動者也通於此言者孔子之相近子思之未發孟子之性善與宋諸君子天命氣質之辨脉絡合蹊徑融無精麤無分別總之破其所執而性可得而言矣夫執善非性

則善不足爲乎曰非也於有善中求善於有惡中去惡此緣陰陽五行以還太極者也無善可爲而善始純無惡可去而惡始盡此即陰陽五行以還太極者也倘其藉口於無善無不善謂聖狂仁暴總在性中以破善不善之隄防而混性之物則則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嗟乎自姚江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後之君子爭以爲射的愚固壘守傳註者何敢影響其說以射執事之策蓋有感於性學不明而爲善者日趨於僞且借言性惡者以攻端也倘自以爲能知性乎則又

所謂認勺爲水而認指爲月者其爲執也已甚矣愚則何敢

第三問

執事有味乎興詩立禮之教而下詢於羣瞽其將求古之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與夫禹行舜趨有君子之容者乎則非執事者之指也雖然言詩而及楚之屈子言禮而推漢之董子愚爲之俛而深惟而重有感於世道也夫詩之爲教也溫柔而篤厚其麗情婉其抒意異故古之忠臣孝子有所苞塞而欲引喻必發乎詩禮之爲教

也齋莊而中正其範物方其標矩嚴故古之端人碩士有所刻勵而欲自閑必本諸禮詩與禮異途而同轍者也屈子者得詩之真者也當懷王之時井渫不食不知其主之不悟而憂思彷徨睠顧宗國蓋至於蛾眉謡諑終不容於衆女黨人猖披願下從夫彭咸而屈子之拳拳者不少變也彼蓋曰吾縱志絜行芳豈可以泥滓君父而自爲高吾寧悲憂飲泣使世謂我爲愚爲誕而已故寧君棄我無我棄君者屈子之詩教也董子者得禮之正者也當孝武之世方鑿不

入不惜其道之終不庸下帷著書足不窺園蓋至於三仁之問抗嚴詞於伐國兩雹之對引事應於春秋而董子之斤斤者不少假也彼蓋曰吾縱身隱道晦豈可以弁髦名箭而自爲適吾寧被服禮義使世謂我爲拙爲迂而已故寧世棄我無我狥世者董子之禮教也嗟夫今之士大夫則可慨矣戈矛伏於胸臆名利深於釣餌其謀國也瞋目裂眦挾憤思逞而無同舟共濟之心其自爲謀也望塵逐臭盛飾自媒而無懷禍善藏之意試還而思夫詩之爲教戒同官念

我友豈無盛氣不敢介於顏面者何也試還而思夫禮之爲教三日而後見三揖而卽退豈無羶念不敢錯其寸趾者何也士君子之相與也如兄弟之協比塤篪相和而急難相呼應也其自守也如處子之未嫁而婦人之不離傅姆也柰何叫囂淩誶樸遬無恥有城府而無廉隅有鱗甲而無繩墨傷國脉而薄士氣以招號於天下爲哉則莫如敦詩說禮之教可以潛消而明蕩之雖有醒喜醉怒者進之以淸廟明堂一倡三歎之音則詘然而止雖有冥趨倒植者語之

以和鸞節奏進規退矩之度則肅然而恐此詩
與禮之為教也取古人之糟粕而蔑舉世之膏
肓異途而同轍者也執事言詩而及屈子言禮
而及董子豈以是乎哉不然將使愚舉申公毛
萇之短長辨王肅大小戴之同異悉舉其謏聞
以復於執事此楊子雲所誚說鈴書肆而莊生
以為已陳之芻狗不可再薦者也執事之唾而
棄之亦已久矣

第四問

愚聞之謚者紀行之跡也大行受大名小行受

小名謚之有法也自周公昉也晉唐以來謚典綦重如賈充何曾許敬宗者皆藉人主之威命以乞靈一字而卒不能杜駁議者之筆舌葢勸懲係焉我　高皇帝以風教鼓舞一世尤慎惜謚典至以愛子重之爲荒爲愍不少曲筆而一時大臣亦罕得賜謚乃輓近則稍稍變矣大抵爵位之崇卑子孫之貴賤與公論之軒輊互相低昂謚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謚人得以覬覦出入而易名之典稍輕日者　皇上特俞禮臣請應補謚暨子謚者若干人典刑不亡九京可作

愚何能贊一辭哉雖然禮失而求之野愚亦嘗諜於野矣曰開國之功宜錄也李韓公之居守饋運比功蕭相陶主敬之帷幄謀議接跡留侯其他武臣如耿炳文等文臣如葉琛孫炎等皆戎馬汗青表儀一時而猶未得謚恐亦國初之鈌典也曰革除之節宜錄也遜國諸臣開釁叓師捐軀死事功罪往往參半至大臣如鐵鉉詞臣如方孝孺臺省如景清黃鉞守臣如姚善皆有功無罪不惜以九族百口爭頑民之名 文皇帝固有子寧若在之歎矣當箕裘奕葉之後

而旌別賜謚所以述　文皇帝之隱志而杜後世之議端者非淺鮮也曰抗節之賢當録也二百年來死事効忠之臣後先接踵如逆瑾之變有三疏死杖下者有坐草疏被逮幾死詔獄者其事炳烺人耳目至鄒智沈鍊楊愼之徒犯難投荒百折不悔不可廉其遺忠而差等賜謚乎曰理學之賢當録也廊廡之列祀者無論已他如吳聘君羅明德諸君子造詣卓絶者固不乏人且有繼絶學廻倒瀾而位不登三事者其可泯泯無聞乎凡此者宜及時討論揚扢賡　天

子風厲之至意而章一代華衮之盛事者也然愚又以爲謚之未定由史之不立也我　二祖列宗之德業如日中天而金匱之藏寥寥未有聞也實錄所載不過刪削邸報而國史又多上下其手乞哀叩頭之誣故老多能道之恐難以信後也國史未立而野史盛汲之冢齊東之野至有以委巷不經之說誣　高皇爲嗜殺者非裁正之其流必不止愚以爲亟宜網羅放失舊聞考訂得失以國史爲經以野史家乘爲緯州萃部居條分縷析而後使鴻筆之士潤色其辭

國史既定袞鉞隨之宜謚者謚宜去者去宜更
定者更定以史裁謚以謚實史庶無虛美隱惡
之恨乎哉是舉也創議易而卒業難卒業易而
盡善難然而不可緩也執事者其亟圖之生願
握管以從焉

第五問

自　皇上靜攝以來朝著困於空署臺省窮於
備牘卿貳之乞骸者以聽不聽爲羈草野之待
環者以行不行爲餌議者紛呶謂　皇上深宮
重襲運其獨智有輕天下士之心而賢士大夫

亦有願爲冥鴻不願爲籠鳥思旦夕飈去者上與下有否隔不通之勢十年於此矣而一旦欲挽回 天聽聳動其尊賢敬士之心豈不難哉愚竊思 皇上之慢士久矣驟而望以虛懷折節爲社稷愛士卽伏轅如車右碎首如禽息且以爲狂瞽無當益堅其外距耳夫爲 皇上計則當思所以積賢爲士大夫計則當思所以自積所謂自積者何也士之積威望以動主者士氣也 皇上以一官羈紲天下士去不成去留不成留置之如積薪而玩之如股掌士又不自

裖袚尸稱掛冠身難脫屣如小兒之嗜餙啼哭不自勝則人得而侮弄之矣此士之積輕一也士之積悃誠以悟主者士論也上惡立名而下喜於借名上惡樹黨而下恶不立黨尸腹之間有蜜有劒筆舌之上一矛一盾即有披鱗請劒之士　主上亦以規瑱置之矣此士之積輕二也士之積清白以格主者士節也一捷徑而爭爲營一利孔而互爲市不救積澤之火而能取麗水之金不辨一車之豕而能制兩敝之虎愈巧愈陰愈亢愈靡此士之積輕三也士旣以上

之輕士者自輕而上幷以士之自輕者輕自重之士士之自視也以爲股肱手足而上之視士也無以異於厮養婦寺士安得不積輕而主上安得不積重哉吾顧今之士大夫反是三者而圖所以積重決去就而尊國體息競爭以定國是澹營求以養國幹則主上輕士之心可徐反也夫燔柴可以祀天其精通也積灰可以止水其力厚也以皇上之神聖豈難於天回牖啓而以士之不自重者成主上輕士之名爲臣子者其忍自菲薄乎哉不然士業已不自

輕而上終不重士有椄屣而去耳不受驕君之餌亦安往不得貧賤此亦士之嘗也然而非君子所忍言也愚所願於今日者士無漫受上之輕上亦無遽聽士之自重而天下事乃可爲矣至愚所以爲　皇上獻則有虎會之對趙簡子與麥丘邑人之祝齊桓公者在　主上亦旣厭聽之故敢以自積之一言發執事者之微指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制科三

天啓元年浙江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浙江鄉試錄序

天啓元年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　上命禮臣請命編修臣謙益偕刑科左給事中臣謙貞往典浙試臣等受命惟謹比至則巡按監察御史臣某申厲功令劼毖有加提調監試則臣某某蕆事庀物不愆於素同考試官則臣某某相

與炳蕭誓戒而後蒞事乃進提學僉事臣洪承疇所取士鎖院而三試之浙貢士凡九十有七人先按臣某以　上嗣服改元疏請廣解額上可其奏命以今年貢士一百人宅省皆以次及焉既撤棘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鏤版以獻而臣以職事爲其序臣嘗讀宋陳亮所上書以謂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也而極論當世之人主據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難以北向而爭中原未嘗不三歎於其言既而思之我　高皇帝既定金陵即聘四先生於浙帷

幄祕近之臣皆浙產也自時厥後名卿偉人銘書於大常者氏名相望又何耗且衰之云乎聞嘗原本而論之自中原之文獻獨傳於婺又參以東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于是黄溍柳貫吴萊之徒衍其遺學涵肆演迤而後彙粹爲金華之道德文章自祥興以後宋之遺民故老多在舊國高風苦節凜冽於浙河之西東而後激颺爲烏傷臨海餘姚之節義自渡河之志不獲遂於宗忠簡而陳亮王自中之徒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恥其志略憤盈與江潮海氣相爲

參錯而後發泄爲誠意新建與于忠肅之勳業滂有宋建都之初以迄勝國浙之賢才之生多矣曾無補於地氣之耗息人才之衰盛而卒以大奮於我明繇此觀之向之所謂耗且衰者固其所以癉盈烝發鍾美於今日者也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　祖宗得人之盛豈非神之相之也哉自建州難作憂時危滂之士蓋尤吞嗟慨歎於忠肅恨不得起之九京而臣等乃以　上命取士於浙得一士於忠肅之鄉用以敵王愾而振國恥其亦天之所以助順而人臣

之所有事矣乎踰淮渡江以達於淅閩獨松之
關隘指皐亭之壁壘爲之悄然以恐覩省會之
繁華浩穰想像所謂行都故宮者爲之悽然以
悲然後作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忠肅之功遠也
鎖院之試衣巾筆牘而至者四千九百餘人曰
是皆忠肅之鄉之子弟也摩娑卷帙焚膏繼晷
夜既向午燭影熒熒於篝几間有風肅然如聞
告語已事而竣相顧而不能舍然咸曰庶幾得
忠肅其人者而獻之乎又曰未可知也於乎是
未可知也臣之於淅也攷諸職方循覽其鎮山

澤藪則有以徵其地氣觀乎人文東南竹箭之美不可勝用則有以徵其人才較之以帖括取之以糊名而遂欲得一士焉以敵王愾而振國恥所謂有相之道者也則不得不徵之於神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以國家有道之長

列聖扶養之久而我

皇上聰明睿知閔予訪落其不忘忠肅於此邦也神之聽之可知已矣自今以往多士其蹈厲奮發以王勳國功永有聞於世使地氣之息者不復耗人才之盛者不復衰而後之人無復有感慨歎息如陳亮所

云云者斯我國家之慶則亦惟神之庸若夫多士之關牘與臣等之心目皆　皇上之所使也皆神之所憑也告成事而已而又何譏焉然臣聞往者江西之事淅閩之中有神告之是錄也亦既獻而登之矣而終未知神之告之者如何也於乎敬之哉於乎臣與多士咸敬之哉翰林院編修文林郎錢謙益謹序

志伊尹之所志

論曰古之聖賢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公其身於天地萬物則吾之

身卽天地萬物也是之謂無我無我則至公矣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則有我有我之人豈惟養身封已之爲病哉卽摩頂放踵迂其身以爲天下亦所以爲私也是以君子愼所志射者之有志也其審固或差以毫釐而命中必遠於尋丈士之志其相去也豈在尋丈之間而已哉昔者周子論士之希聖也曰志伊尹之所志爲說者曰周子之言患人之專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斯言也似矣而未盡也請拾其遺說而略論之夫士之以發策決科榮身

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者其於取進若鉤之索物也持祿養交以苟歲月若蠹之食木也而豈周子之所深患也哉夫惟有志於聖賢以榮身希世爲恥而其志之所存有未辨焉汲汲然以聖賢之學行其功利之心則其爲患也滋大不知聖賢之所爲汲汲者汲汲於斯道而非汲汲於天下也使聖賢而汲汲於天下則聖賢之志亦無以辨於功利者矣周子有憂之是故不徒教人學尹而先教之以志其所志伊尹之志何志哉恥其君不若堯舜伊尹之志也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伊尹之志也雖然以此爲伊尹之志是正所謂毫釐而千里者也古之聖賢其汲汲於斯道也沒身焉而已矣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樂則有行之之道而憂則有違之之道道之在天下如水之行於地無往而不在而豈吾所能行之違之者哉夫如是故其視斯世斯民也甚切而其視功名富貴漠然無所繫於我其自視也大故其氣足以冒天下其自任也重故其力足以運天下其位置也高故其地位足以畢天下今也不然能樂而不能

憂知行而不知違汲汲然以天下為事而我之氣不足以冒之力不足以運之地位不足以畢之則亦眇然天下之一物而已矣以眇然之一物而出其心神强力以楮柱天下天下大而我小天下重而我輕天下高而我卑雜然側出於功利之途負之而趨而不自覺也是故恥其君不若堯舜詭遇之徑竇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功利之郵遷也五就湯五就桀失身者之節傳而放君竊國者之表識也此無他繇志之不蚤辨也志一不辨而其流至於如是可不慎歟伊

尹之志何志也吾所謂汲汲於斯道者也憂則違樂則行者也當其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於光華見其日月於耕稼見其生民於東作西成見其時敘尹固無以天下爲也及其幡然三聘僇力於伐夏救民也胥曷喪之時日而光華爲胥塗炭之民而耕稼而東作西成爲尹曰此吾憂違樂行進德修業之一事焉矣而終無所與於天下也尹之志若是者何也人皆汲汲於天下而尹則汲汲於斯道也汲汲於天下則有我而汲汲於斯道則無我有我無我之間辨志之

大閑也繇是觀之則志伊尹之所志者可知已矣天地大矣我於其中眇然一物也自有生民以來聖者創賢者述開物成務興作補救紛紛浩浩至不可以算數其裁成之則天地之性靈也其還歸之則亦天地之能事也於聖賢也何有於天地也又何有而我欲於其中鋪張之以爲功名採緝之以爲道德譬之如繪畫太空而追逐日景斯不亦勞而無當乎憂而違樂而行憂與樂非天下而違與行非我也堯舜其君者吾之願而致君不必已功也一夫不獲者予之

辜而救世不必己德也出處可以異道而行藏
可以不相背惕躍可以異位而潛見可以不相
師禹稷胼胝而巢父可以去而掛瓢周公明農
而仲尼可以出而旅人洙泗之間述作徧六經
而顏氏之子可以退而殆庶如是而後謂之無
我如是而後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
萬物與於吾身志伊尹之志者亦若是則已矣
易之乾曰亢龍有悔曰見羣龍无首吉尹以匹
夫而放君以冢宰而放其君之子不可謂不亢
矣復政厥辟之後陳戒而告歸自耄耋來朝之

外求其一言一事之著見於史冊不可得也當是時尹蓋已復為有莘之野人舍然無所與乎天下國家之事矣故其告太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斯其祿以天下而弗顧之心與斯其為不可為首之天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歟凡德之有首以其有我也天德無我故不可以為首伊尹之處亢而無悔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以其無我也志伊尹之志者於有我無我之閒辨之則思過半矣嗟夫三代以還豪傑之士以學術亂天下者大抵學伊尹而差者也周子

深憂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而即繼之曰學顏子之學顏子者簞瓢負郭之人其流風遺書蔑如也乃足以上配伊尹士何必汲汲於天下哉周子之在宋也獨抱遺經以唱不傳之學先儒以爲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娉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蓋亦孟子所謂天民者歟吾觀宋之世新法之紛爭雒蜀之鉤黨其人亦皆慨然有志於聖賢恥以發策決科榮身希世爲事而一以有我爲主亢而不知悔遂幾於相率而禍天下周

子渾然太極之學也無極而太極是爲羣龍无首其他則轉入於陰陽五行矣用是以建立事功標準道術不能無我則亦不能以無首首既見而龍德亦少衰矣於乎有我無我之閒蓋學者誠僞之關而亦世道治亂之幾也有志於伊尹者又當以周子爲法謹論

第一問

問天保之詩下報上也故其詩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然則古之君子憂盛世而危明主者其殆非與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中興則

莫如宣王詩書所稱何其咨嗟告戒如不終日
也我　皇上嗣無疆大歷服克新　祖宗之功
德道揚　先帝之末命天休滋至億萬斯年爲
臣子者歡欣踊躍爲天保之報上猶恐不及然
或者以謂　皇上沖年踐阼有如成王而孜孜
稽誅有事攘斥又彷彿宣王之世則詩書之告
戒殆未可廢於今日與宣王者中興而怠厥終
者也不足爲　皇上道則成王不足法歟或者
又以謂成王之時周公在前召公在後敷陳剴
切極於祈天永命享國長久故成王之德業爲

獨盛其在今日所以進金鑑而箴丹扆者亦必有道矣臣子之愛君也無所不至諸士子起於草野忠愛篤摯而忌諱之禁無所關知其言之無罪也將以聞於　當宁

天保之序不云乎天保下報上也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夫福祿壽考人主之所受於天也臣子以是歸美於君取償於不可知之天以報其上不已誣乎盛世之臣子其愛君也切而其視天也甚近其視福祿壽考全而歸之君也不啻日用飲食之相須而仰而責之天也可以交手

而相付惟其如是是故其於盛世有不得不憂而其於明主有不得不危也憂危之極自視若父母師保而畜其君如小子諄諄告誡攜手而提耳不諱危亡不辟不祥不惡徑直而不厭絫複以謂福祿壽考吾之所可索取於天而挹注於人主者必至於如是而後已也無報上之心無憂危之實而徒爲福祿壽考之誦祝則寺人宮妾之愛其君而已矣執事當　聖明初服發策諸生而拳拳以憂危忠愛爲問吾有以知執事之所存矣昔者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

而中興則莫如宣王成王免喪即政咨羣臣以謀始不於朝而於廟僾然愾然如祖考之臨之也一則曰閔予小子再則曰維予小子當是時嗣天子王矣畢巽悼閔情見乎詞惟恐人之不以孤孩畜已也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曰未堪家多難譬諸楮一木於危廈上兩旁風發作無時而恐人之去已也羣臣進戒嗣王曰敬之曰不易其言亦危且苦矣而嗣王虛已以荅之稟稟乎若洪範之錫若丹書之受而惟恐其有隕越也放行葦以下之詩所謂君子萬年千祿百

福者成周太平之盛蔑以加矣而詩人歌之曰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夫其不敢康也斯所以爲萬年百福者也宣王承共和之後興衰撥亂視成王抑又難矣其恤民憂旱中心惻怛備見於雲漢之詩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窮而歸咎於身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則迫而告哀於宗祀其諄諄於昊天上帝之莫我聽若赴愬者之於長吏疾聲大呼而冀其愍已也其閔閔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若陷溺者之望徒侶呼號燥吻而懟其不我援也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

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説詩者所謂不知人於
鬼神之别知祈於此而報於彼者也攷斯干之
詩所謂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宣王考成之盛
可以槩見矣而詩人序之曰遇烖而懼側身修
行夫其遇烖而懼也斯所以爲室家君王者也
恭惟我　皇上誕膺天命嗣守丕基日月貞明
神人交慶宫禁肅清享祀悉勤淵嘿臨朝睟穆
御講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而將大有爲之　君
矣草莽之臣不知忌諱竊以謂我　皇上冲年
踐阼　二后在天遺大投艱正閔予訪落之日

而東方小醜作孽於白山黑水之間適見於天蓋不徒旱魃之為虐而已也是故以萬年百福誦

皇上太平之業不若以夙夜不敢康誦也以室家君王祝

皇上考成之盛不若以遇烖而懼祝也

皇上誠如成王之不敢康則小毖之求助將進而為泂酌為卷阿而既醉之備五福不待言矣

皇上誠如宣王之遇烖而懼則雲漢之憂旱將進而為六月為車攻而斯干之頌君王不待言矣雖然宣王者中興而怠厥終者也

皇上之所師法者宜莫如成王矣亦覲

於成王之臣所以訓戒其君者乎召公之誥曰監於有夏有殷肆惟王其疾敬德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周公作無逸稱殷先王享國長久文王享國五十年繼自今嗣王無皇曰今日耽樂夫召公之戒歷年也周公之戒克壽也非詛祝之口則殤悼之辭也非獨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葢亦慈父所不忍出之於口而愛子所不能瑱之於耳者也周公召公言之不以爲諱成王聽之不以爲迂孔子删書又大書而並列之以爲萬世法何哉人主之所畏者天也而所狎近者

寺人宫妾也寺人宫妾未嘗不愛其君也而愛
之不以其道悅之以聲色狗馬縱之以沈湎叫
號教之以燕安怠惰惑以喪志陰陽交爭其下
至於夭折者無幾也又其甚而國運隨之則是
人主之福祿壽考上制於天而下制於寺人宫
妾也甚矣寺人宫妾之足畏也古之君子知其
然其於君也震動之以祈天永命磨切之以荒
寧耽樂使之上畏於天而下畏於寺人宫妾祈
天享國之訓聒哸於耳而清明彊固之益叢集
於躬天保之臣所以報上者如是而已矣　皇

上固今之成王也公卿大臣亦有以周公召公之訓陳於左右者乎夫以匝歲之閒鼎成相逮天地閉塞嚴霜夏零以時序言之蓋亦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　皇上初服於歷爲孟春於律爲泰簇於卦爲乾之九三去凝陰冱寒之時猶未遠也陽氣蒸而易渝土脉發而易背不可以不戒也不可以不愼也宋臣蘇轍當元祐之初嘗論成王之壽考以爲周公輔導之功而又深致戒於醫和之語趙孟者然則房中之樂應門之刺殆未可

以爲迂而忽之也是故燕私不可以不謹也宋眞宗欲與後宮遊內庫章穆后曰婦人之性不能無求府庫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不宜濫耗之是故賜予不可以不節也大婚之後阿母未就於外舍燥溼之勤封爵求加於小君

祖宗之典例未之有也夫野王之封楊震之所力爭也山陰之封左雄李固之所極諫也今事雖寢格不行得無爲干政市恩之漸乎是故恩倖不可以不裁也凡此皆大臣之所當朝夕納誨而 皇上之所當日愼一日者也然其端在

於畏天而其要歸於愛身蘇轍有言知道而後能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斯言也非轍之言而周公召公之言也祈天永命恒于斯享國長久恒於斯在公卿大臣善爲愛君計無使寺人宮妾之愛得以勝之而已夫以人主之尊推極而上之而有天自人主以下累而下之不可算數而後有寺人宮妾乃寺人宮妾遂能與上帝參制人主福祿壽考之柄以成王睿聖之質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史侍殫竭其丁寧告戒之力而後乃僅而勝之

於乎亦已危矣吾學周禮內臣自內小臣以下女宮自世婦以下皆統於天官而內宰之職掌閽寺之版圖與其政令稍食自內宮以下皆掌教以陰禮周公爲師位冢宰則內臣女宮皆其禁令政教之所及也惟禁令政教可以及於內臣女宮故其嚴重之體統足以壓服宮府而忌憚操切之辭不至扞格於人主之左右此周公建官立法之深意而致太平作禮樂之本原也宋眞宗之時文彥博叱內侍史志聰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人主起居吾行斬爾矣宋

之宰相其威重行於近侍若此而今何獨不然

生竊願公卿大臣深惟　先帝仍几之言仰思

宗社付託之重引師保之大義攷周官之遺法

繹蘇轍之危言而傚文彥博之故事如是而

皇上之福祿壽考不遠過於成王而天保之詩

不作吾不信也生也率意以復明問干犯忌諱

不爲不多矣雖然丹扆金鑑之規忠臣碩輔之

職志也負暄采樵之獻田夫孺子之所有事也

其愛君不同其不比於寺人宮妾則一也執事

所謂言之而無罪者此也謹對

第三問

問史以事辭勝亦兼道與法而有之夫斵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史其可以無法歟近世之論者侈言古文曰遷固而下無史矣歐陽氏之五代史記君子深歎焉以謂可與遷史同風其信然與宋遼金三史修自勝國元史修自

聖祖編綴叢雜卷帙浩煩其閏國統之離合紀載之得失亦可得而悉數之歟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文人獻老亦多言史事矣而迄無成史萬曆中嘗開局纂修未幾報罷使名山之

藏有聞石渠之業不輟則　本朝之史遂可跨
唐宋而上之歟　天子初踐阼旣命纂修　兩
朝實錄留心史事甚殷盛也誠欲網羅　十廟
之書勒成　一代之史草創潤色若何而可宋
以後四史識者謂當亦檃括芟削以附歐陽氏
之後不識可歟諸士子學知古今於筆削之義
蓋竊取之久矣其以所聞悉著於篇

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爲經以一代之事
與人爲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興廢存亡
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

緯也律歷禮儀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將相賢姦順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緯錯綜則一代之事簇裂爲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於一事一代之人臚傳爲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於一人所謂一事一人者何也吾所謂創守治亂廢興存亡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也匠人之營國縣地眡景規方既定則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舉不出其經營之內遷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自晉以後變尤多而其文

盆下奮乎百世之下斷然以古人爲法而後世有所準繩則無如歐陽氏矣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閒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爲主而瑣事靳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弑而書崩而其事詳於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咎爾子晉王之冊著於四夷附錄爲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爲之區分有雜傳以

爲之隱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義也所以勸
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恥六臣也義
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
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奉貫穿八姓十國如一
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以歐陽氏之史法
考之遷固若合符節而其文章之横發旁肆與
太史公掉鞅下上則又其餘事焉矣世之君子
侈言古文曰遷固以下無史又曰歐陽氏之史
歐陽氏之文而非史漢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
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歐陽氏哉文中子

不云乎昔聖人述史三焉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繼禰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爲原等而下之旁捘遠紹則以歐陽氏爲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識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以後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修端之議以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

石苻姚之載記盡削帝謚陵號以比四夷稱子之例又欲列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旣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修三史時正統之論諠呶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　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斯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蓋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託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

憾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為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為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闕略亦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檄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攷一代家傳别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末綴

數語適其姦邪首尾兩截褒刺失據不已疎乎作史者旣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閒者類皆冒没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島夷索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攘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没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巖巖事讎之討乎宅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没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詞不

已過手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於洪武二年元統已後續成於三年自開局以至削稾皆不過五六月而已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刌而成書非有老於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稾草而已其初進之表所謂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攷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者蓋實錄也此四史得失之梗槩也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

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於歐陽又況於所謂修談古文者其於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者乎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論者惜之雖然今南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遂可淩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敢知也以二百五十餘季之久日曆起居因仍覼敀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於國初秦往事輶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串掌故羅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繫楚於秦所以繫漢於楚也龍鳳之於我　明也　高皇帝未嘗諱

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令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僞周之事一時遺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牴牾即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聞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溺之事青田牧豎之言傳訛增益其誣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爲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先攷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

長編漢則劉攽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
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者也今之
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爲卷僅三十一
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
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
倣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凡君事四
曰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賦典禮
典政典憲典二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井如
也倣而爲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琬琰之錄
彙聚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蘇天爵名臣

事略之輯先疏其人而件繫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薈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蔑如也倣而爲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翺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以　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閒而徒如李翺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明問又謂宋以後四史亦當隱括芟削以附歐陽氏

之後此格論也然而其任益難矣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是故能會通一代之事者其中能囊括天下之事者也能銓配一代之人者其中能包裹天下之人者也譬之匠人縣地眡景其目力絶出於都邑之外而後可以營建都邑不然雖審曲面勢窮老盡氣亦謂之衆工而已愚生伏習章句見不出衣魚壁蟲之外何足以知史事輒因明問而述其舊聞如此執事者其進而敎之

第五問

問世之言兵法者皆宗黃帝所謂餘奇為握者是已然又以謂或本於八卦或出於井田其說可得而詳歟三代以下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李衛公之於唐皆以善陣名皆有合於握機之遺法與說詩者以耆武之詩為先王用兵之法夫兵之有法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以有兵勝無兵以有法勝無法是不可以不極論也東師之出蓋累年矣敗兵蹙地疲民費財其為禍不可勝言然至於今尚未知所御者何兵所用者

何法也善療疾者眂病而處方達左之事旣以無法敗矣今欲療之其方安出握機之法在近代猶多用以取勝此亦已試之方也今何以置不講歟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師之以律兵法也而丈人用法之人也然則握機之法亦有待其人歟諸士子投筆而歎其有日矣盍爲我條疏之子言之我戰則克則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兵法之作也其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乎昔者淳朴漸散聖盜竝起聖人知天下之不能無疾

病也䖝吻裂鼻以嘗百草而本草興焉知天下之不能無爭戰也仰觀俯察以制八陳而握奇興焉本草所以療病也握奇所以療亂也用兵而不知法是欲治病而不用藥也諺有之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建州之事其爲人費也亦已多矣則或診視之過而醫國者之有未審也敢因明問而妄言之夫握奇之法傳於世者十九言而已以易象言之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是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卦之方位也以井田言之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於五成於八

是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井田之規制也以周官攷之萬有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皆所謂餘奇爲握者也大司馬以農隙講武事教衆庶修戰法而漢武帝命霍光習陣法於未央皆是法也自時厥後諸葛武侯用之於蜀李衛公用之於唐武侯之衍爲六十四也其法一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豈其妄作丈本河圖薛仕隆之所以贊八陣也衛公之改爲七軍十二辰也其法又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握機握奇本無二法衛公之

所以對太宗也蓋古今兵法已盡於十九言矣而十九言之變不可以勝窮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握奇之定位也先出遊軍定兩端握奇之大用也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應敵之勢也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東伍之法也故曰此兵法之祖也張文潛之說嘗武也以爲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兵尚神速且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爭利保者依水草丘陵以爲固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

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赫赫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於手兵者先王所以止殺而非所以教殺也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夫敵之民猶愛之而况於吾民乎我勝而人敗猶不忍於盡敵也而忍於取敗而自盡乎先王知兵之難弭而殺之不易止也徒使之劒戟擊撞矛盾楮柱而不示之以法所傷實多是故作爲兵法以教民吾所謂天衡地軸前衡後衡之法語其精微

變化士君子未必曉暢而就其行列坐起左右
共命則伍兩卒聯之人固已如服之便於身而
器之習於手矣居而爲壁壘出而爲行陣勝而
不驕敗而不亂我有車攻薄伐之能而天下寡
伏屍流血之禍用此法也故曰握機者先王仁
天下之具也東事之啟也於今五年矣徵兵數
十萬而不知所召募者何兵也屯兵四五年而
不知所教練者何法也聚而豢之則如列芻靈
委而頓之則如捐土梗靡而爛之則如封羊豕
竭海內之力驅內地之人延頸重足雁鶩行列

以胥奴之鋒刃比其盡也又牽率而請益兵我之兵有盡而奴之鋒刃無厭則是豈可爲長計哉耶律淳之伐金也旌旗戈甲綿亙如銀山阿骨打剺面一呼拉然而頹兵固不在多也王翦之破楚也日夜飲食撫循其士卒至於投石超距而後用之令不計其士之可用而徒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則翦豈知兵者哉以有兵勝無兵以有法勝無法古之訓也故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往者女直棄鞢鞨渡易水幷遼躪宋如反手者以其兵法習而什伍連坐之令

嚴也其後用拐子馬擣中堅張兩翼畧如翼虎陣之法奴令蓋猶襲用之而我顧不知也彼有法我無法則是彼有兵而我無兵矣不此之講而徒曰增兵者何也人言遼之陷也川浙之兵猶殊死血戰結陣相嚮奴酋憚之夫浙兵之東伍戚繼光之教也川兵之力戰劉顯之遺也今不問其所以能戰不卹其所以徒死讙然合喙而稱之是無以異於從旁而觀劇者也於乎東方之受病可謂深矣當撫順之失悖然以用壯爲事戰而不知所以戰也我是以有渾河四路

之師及四路之敗靡然以用兵爲懲守而不知所以守也我是以終有遼陽之役譬之治病者焉君臣佐使惛然而莫辨寒熱溫涼交手而雜投其不至於殺人者無有也靖康之事葉適以謂不戰而敗不守而亡今之河東已不幸而類之矣既敗而後棄戰既亡而後圖守則非反其所以敗而易其所以亡固不可也夫遼何以不守以其不戰也遼之兵何以不戰以其無法也向者懲渾河四路之敗欲屯聚二十萬衆緩則畫疆而守急則嬰城而守而不復以進戰爲事

是故開原陷退而守瀋瀋陽陷退而守遼今已畫河西而守彼有進我無退矣其勢不得不戰而議戰不得不力懲於向之無法令夫握機之法余子俊以之平丸剌矣王守仁以之平寧藩矣王驥師其意以剏什伍之法亦以之征麓川矣其事皆在近代非遠而不可稽也吳璘立疊陣法諸將疑之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璘以一軍破金人貫戰之老酋其所謂戰士心定敵不能當者此古人用法之妙也爲今

之計宜急用知兵之將簡汰老弱遣去傷殘思歸之士得精卒二三萬人益以江淮習流之卒與川浙畿輔蹶張佽飛之徒本握機之意用束伍之法刻期教練自成一軍以文臣知兵者監之奴若來厚集以待之不來則四出以擾之使奴知我有兵可戰而我亦知有戰可恃所以守河西而窺河東者計無要於此若不知出此徒日夜徵兵益戍老師費財以頓兵進取爲名而以蹙地退守爲實無法必不能戰不戰必不能守遼陽既失退守河西河西有事退守何地此

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之有律兵法也人徒咎渾河之冒進四路之喪師以謂失律之凶而不知遼事之否臧咎不在戰而在於不戰而圖守有兵而無法也東方之病亟矣求已試之方而收瞑眩之效在醫國者審眡之而已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子言之我戰則克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此言之行師之人嚴莊之丈人也行師之事戒懼好謀之事也有黄帝風后之人則可

以制法有武侯衛公之人則可以變法有師貞好謀之人則可以用法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東山之盛也雖絶成陳雖散成行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名曰父子之兵孫吳之制也握機之法未有不待其人而行者也　聖天子神武不殺以膏德而立武事所謂丈人元老者殆將必有其人焉生也呻其佔畢羅兵事於故紙之上譬之庸醫按軒岐之成書處方而眡病豈不或驗以進於秦越人之前多見其不知量也於乎遼左陷沒以來蓋亦有瞪目拱視謂麼國可置而狡

夷不足憂者矣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
虜歲時祀父母衣國中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
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文城耋老見唐使者拜
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乎中國而
不念河東則已中國而猶念河東也其亦可以
深思而早計之矣夫庸醫之診病也一言而中
則病者改容而聽之何也以爲庸醫不足信而
諱疾忌醫者其病必不可爲也執事者以生言
爲如何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